

M. Gorky



GUOGELI QUANJI
MTER GELUODE

果戈理全集

2

米尔戈罗德

安徽文艺出版社

果戈理全集

周启超 主编



第二卷



米尔戈罗德

陈建华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其作品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法，奠定了俄罗斯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

《米尔戈罗德》的主旨是对“庸俗人的庸俗”的揭示，它标志着果戈理创作由浪漫的沉醉走向现实的审视之“着陆”，尤其是对乌克兰地主生活之空虚愚蠢，精神之卑琐无聊的披露，显示了果戈理小说世界的一个主旋律，即对“我们生活的不完美”的观照与嘲讽。果戈理创作艺术最突出的特点——“含泪的笑”之描写手法，在本书也初露端倪。

这几篇故事，均系《狄康卡近郊夜话》之续篇

米尔戈罗德是霍罗尔河畔的一座极小的小城，城里有一家制绳工场、一家砖瓦厂、四个水力磨坊和四十五个风力磨坊。

贾布洛夫斯基：《地理志》

米尔戈罗德城里的面包卷虽然是用黑面粉做的，但味道很好。

摘自《旅行者札记》



目 录

第一部

旧式地主	3
题 解	38
塔拉斯·布利巴	42
题 解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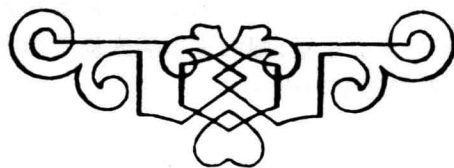
第二部

维	209
题 解	263
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尼基福罗维奇 吵架的故事	266
题 解	333
总题解	337





第 一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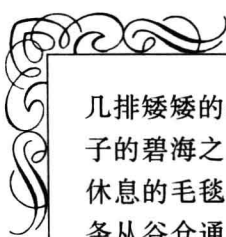




旧式地主

我很喜欢住在偏远乡村里的孤单寂寞的庄园主的那种简朴的生活，在小俄罗斯，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庄园主称为旧式地主。这些人就像景色如画的陈年旧屋，因为自己斑驳的色彩，因为与那些墙壁尚未经雨水冲刷、屋顶尚未长满青苔、石灰剥落的门廊尚未露出红砖的、外表光洁的新建筑迥然相异而别具风采。我有时喜欢进入这孤单寂寞的环境，待上片刻。在那里，没有一种欲望能够越过围住小小庭院的栅栏，长满苹果树和李树的花园篱笆，掩映在杨柳、接骨木和梨树丛中的斜向一边的农舍。这些简朴的庄园主的生活是如此的宁静，宁静得会让你一时间心静如水，觉得激情、欲望和搅乱世界的恶魔的作祟全然不存在，只有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中才能见到它们。我现在从这里还能依稀看见那幢四周带有发黑的细木柱支起的回廊的低矮的小房子，这回廊能使主人在因雷雹突降而去关护窗板时免遭雨淋。那幢房子的后面有一株花香扑鼻的野樱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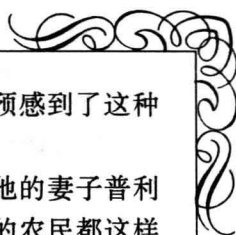




几排矮矮的果树隐没在樱桃的一片紫霞和蒙上暗色白霜的李子的碧海之中；一棵枝繁叶茂的枫树的树荫下，铺着一块供人休息的毛毯；房子前面那绿茵铺地的宽敞的院子里，踏出了一条从谷仓通往厨房又从厨房通往正房的小径；一只长颈鹅正带领着一群像绒毛般柔软的小鹅在喝水；栅栏上挂满了一串串梨子干和苹果干，还有几块拿出来吹吹风的毛毯；谷仓前停着一辆装上了香瓜的大车，一头卸了套的牛懒洋洋地躺在旁边，所有这一切对于我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魅力，也许是因为现在我已经见不到它们，而大凡远去的東西总是可爱的缘故吧。不管怎么说，只要我的马车驶近这幢房子的台阶，我的心就会变得十分愉快和平静；马快活地跑到台阶前停住，车夫不紧不慢地从车上跳下，装上烟斗，仿佛已回到自己的家；就连那愚笨的看家狗、髯毛狗和黑狗的吠叫声，在我听来也觉得相当悦耳。但是最令我高兴的是见到简朴的小地方的庄园主、殷勤地出门迎客的老头儿和老太太们。即使如今，面对嘈杂的环境，置身于身穿时髦的燕尾服的人群中，我有时还会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每当此时，我突然会变得恍惚起来，如梦的往事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在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太的脸上，你见到的总是那样善良、那样关切和诚挚的神情，你会不由自主地抛弃，哪怕是暂时地抛弃一切想入非非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全身心地沉浸于下层的这牧歌般生活之中。

我至今不能忘记两位过去时代的老人。唉！他们已经不在了，直到现在我的内心仍充满着怜惜之情。我想象有一天重新来到他们当年住过、而今已废弃的住宅前，见到的是这样一片景象：倾圮的农舍、荒芜的池塘和杂草丛生的水沟，此外已一无所有，而这里正是原来那幢低矮的小房子存在的地方，想到





这里我的心就异样地抽紧了。真令人忧伤！我已预感到了这种忧伤！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故事上来吧。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夫斯托古布和他的妻子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托夫斯托古比哈（附近的农民都这样称呼他们）就是我将要开始讲述的那两位老人。如果我是一位画家，并想在画布上表现菲利蒙和巴夫基德的形象^①，那么我绝不会选除了他们以外的其他人作模特儿。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现年六十岁，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五十五岁。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个子很高，老是穿着一件骆驼绒面子的羊皮袄，弯着腰坐着，不管是自己说话还是听别人说话，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稍带几分严肃，差不多从来不漏笑脸，但是她的脸上和眼睛里却洋溢着非把自己所有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你不可的善良和诚意。你确实会觉得，微笑对于她这张慈祥的脸来说完全是多余的了。浅浅的皱纹在他们的脸上愉快地舒展着，画家见了一定会偷偷地将它们速记下来。从这些皱纹上人们似乎就可以阅遍老人全部的生活，那种保存着民族古风的、淳朴厚道的同时也是殷实康富的世家所过的明朗而宁静的生活。那样的殷实世家完全不同于油漆匠和小商人出身的卑劣的小俄罗斯人，这种卑劣之徒像蝗虫一样遍布衙门和官场，诈取同乡手中最后一文钱，使彼得堡充斥谗言和诽谤，他们终于积攒起了一点资产，便又神气活现地在自己的以 O 结尾的姓氏后面添上个 B^②。不，两位老人和这些可怜而又卑劣的家伙完全不同，如同所有小俄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一对恩爱夫妻。

② 小俄罗斯人的姓氏多以 O 为结尾，如果在后面添上一个 B 就成了大俄罗斯人的姓氏。





罗斯土生土长的古老世家一样。

目睹两位老人彼此间的恩爱之情，你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从来不互称“你”，而称“您”；您，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是您把这张椅子弄坏的吗，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没关系的，您不要生气，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是我。”他们从来没有过孩子，因此两人就把全部的依恋集中在他们自己身上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年轻时曾在骑兵队里服过役，后来还当过准少校，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早过去了，连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自己也差不多再没有想起过它。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三十岁结的婚，那时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穿一件绣花的背心；他甚至很机灵地带走了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因为她的父母不愿将女儿嫁给他；然而就连这件事情，他也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了，至少从来没有提起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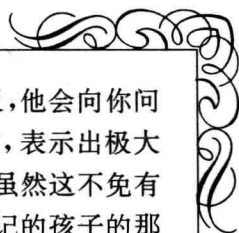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年代久远的、异乎寻常的事情都已经被平静而又寂寞的生活，被那些令人昏昏欲睡但又和谐惬意的梦境取代了。这样的梦境你有时也会感受得到：当你坐在面向花园的乡村凉台上，一场喜雨沛然而至，激起一片喧哗，雨点敲打着树叶，汇成淙淙的溪流，你四肢软软的，睡意正向你袭来，这时林子后面隐约地出现了一道宛如残缺的圆拱似的彩虹，它以自己不甚耀眼的七彩辉映在天际的时候；或者马车摇晃着你，在碧绿的灌木林中穿行，草原上的鹌鹑啼鸣着，芳香的青草连同麦穗和野花一起扑进车门，愉快地拍打着你的手和脸的时候。

他总是面带亲切的微笑倾听客人的说话，有时自己也说上几句，不过大多是询问。他不属于那种因喋喋不休地称赞旧





现年六十岁的旧式地主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不管自己说话还是听别人说话，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时代或者爱非议新时代而惹人厌烦的老人。相反，他会向你问长问短，对你个人生活的情况，你的成功和失败，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所有善良的老人通常都是这样，虽然这不免有点像是在和你说话时爱细细察看你表坠上小小印记的孩子们的那种好奇。这时，老人的脸上可以说总是充满了慈爱之情。

我们的两位老人住在一幢小房子里，里面的房间也不大，低低的，就像在老派人那里常见的那样。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很大的、几乎占三分之一面积的炉台。这些小房间里都烧得特别暖和，因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都十分喜欢取暖。炉台的灶膛放在外间，那里终年堆满了高及顶棚的麦秸，在小俄罗斯，它们常常被用来代替柴禾使用。冬日的夜晚，那烧得旺旺的麦秸的噼噼啪啪的声响和火光，使小屋变得格外的舒适，特别是当一个冲动的小伙子因追逐某位皮肤黝黑的姑娘而冻僵了手脚，拍打着手掌跑进小屋的时候。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着一些大小不一的镶在古色古香的窄框子里的画。我相信主人自己早已忘记了画的内容，即使有人拿走其中的几幅，他们也肯定不会发现。有两幅油画肖像，一幅画的是某个主教，另一幅画的是彼得三世。被苍蝇屎弄脏了的拉瓦尔叶尔公爵夫人^①正从窄框子里朝外张望。窗户四周和门的上方还有许多小幅的画片，人们已把它们当作墙上的污斑而熟视无睹。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泥地，但都被清扫得如此的整洁和干净，富人家没睡够的仆人懒洋洋地扫过的镶木地板肯定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的房间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柜

① 拉瓦尔叶尔公爵夫人（1644—1710），受路易十四宠幸的法国宫廷女官。





子和箱子。墙上挂着许多布包和布袋，里面装的是花籽、菜籽和西瓜籽。不少五颜六色的绒线团和半个世纪以前做老式衣裳余下的布片，藏在箱子里面和箱子缝隙中间。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是个善于理家的家庭主妇，她收起了一切到手的東西，虽然有时她自己也不明白留着它们有什么用。

但是这幢房子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会唱歌的门。早晨一到，门的歌声就会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回响。我说不清它们为什么要唱歌：是因为绞链生了锈呢，还是木匠在做门时把什么秘密藏在了其中？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每一扇门都有自己特殊的音调，卧室的门用的是极尖细的童高音，餐厅的门用的是嘶哑的男低音，而外间的门则发出一种奇怪的哀怨的颤音，仔细听来，会很清晰地听到它在说：“老天爷，我冻坏啦！”我知道，许多人很不喜欢这种声音，但我却很喜欢它。直到如今，我有时在这里听到吱嘎作响的门扇声时，仍会立时觉得又闻到了乡村的气息：老式烛台上的蜡烛照亮着低矮的房间，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晚餐，五月里暗沉沉的夜从花园中透过敞开的窗户探视着放上餐具的桌子，夜莺清亮的脆鸣回荡在花园、房屋和远处的河流的上空，树丛中繁枝摇曳，簌簌作响……天哪，这时候有多少悠长的回忆涌上了我的心头！

房间里的椅子是木头做的，厚重结实，古色古香；它们都有高高的线条匀称的靠背，并保持着木头的本色，未上任何的油漆和彩绘；椅面上甚至没铺座垫，有点像主教们现在还在用的那种椅子。房间的角落里放的是三角形的小桌子，方桌则放在沙发和镜子前面，那些镜子镶在雕有叶状花纹的细金框子里，可是苍蝇在上面撒满了黑点。沙发前面铺着图案似鸟又似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妻子普列赫里娅·伊万诺夫娜从来不露笑脸，但脸上和眼睛里却洋溢着善良与诚意。